



1944年俯瞰千廝門

白雪如銀千廝門

大商家做生意要講誠信 批發給下家要“加一放尺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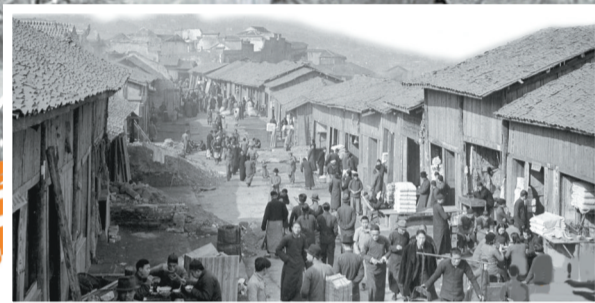
□楊耀健

重慶民謠唱道：“千廝門，花包子，白雪如銀。”說的是它的經濟作用和地位。所謂的花包子是什麼呢？是棉貨。棉花是白色的，如雪花一般，早年很值錢，故有此民謠形容。



重慶母城文化故事 ——渝中人文探尋之旅

主辦單位：重慶市渝中區文旅委
《重慶晨報》副刊部



抗戰時期的棉花街

設浮船，安裝照明及救生設備，修建裝卸平台。各輪船公司都擴大了倉儲設施，小河順城街兩旁庫房林立。千廝門進入鼎盛期，書寫過輝煌的篇章。

作家老舍、梁實秋，在他們的回憶錄中都會提到，他們從北碚乘輪船來往重慶，都是在千廝門碼頭上下船，並在街上雇滑竿進城。他們所說的街，想來就是千廝門順城街。

棉貨交易 日進萬金

晚清以來，棉貨業一直是重慶最重要的商業行當，主營棉花、棉紗、棉布，而運送棉貨的木船按行幫規定，必須停靠千廝門碼頭。

據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上冊記載，湖廣商人“數千里運花（棉花）赴渝”，每天輸入重慶的棉花就有“四五萬包不等”。每包棉花200斤，一天就有8萬到10萬斤，每年至少有3000萬斤。天天都有如此多的棉花運到千廝門，江面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木船，數以百計，船挨船停靠。船多排隊卸貨不及，只得從碼頭扯出多條鐵鏈，俗稱“飛攬子”，系住外圍的船隻。碼頭邊一條船卸空，必須馬上駛離到別處去，騰出位置讓另一條船卸貨。這麼多的棉貨蜂擁而至，大小行商都日進斗金，賺得盆滿鉢滿。

為便於交易，棉貨行幫就在千廝門坡上一帶開店經營，久而久之形成規模，棉花街因此得名。批發市場設在棉花街棉花同業公會附近茶館及各花行內，棉花街茶館是商人了解行情和接洽交易之處。

依賴千廝門碼頭的貿易主體，由匹頭字號、綢布店、棉布攤販、經紀人、水客組成。

匹頭字號是實力強大的坐商，如“興盛昌”“大隆號”“義聚恒”“同利號”等，有門面有庫房，甚至自辦作坊加工布匹。匹頭字號做生意，在批發上普遍給予下家“加一放尺”的優惠，即買一尺布加送一寸。進貨有專任採購員，常年派駐宜昌、漢口、上海及江浙等地，遇有新品種爭先搶購，及早佔領市場。綢布店屬於零售商，非常注意拉攏顧客，煙茶免費，買不買都和氣接待。棉布攤販無鋪面，擺攤經營，勞苦大眾囊中羞澀，不願進店鋪，多在攤販處買布做衣服。經紀人就是掮客，自己無本錢，靠替人推銷賺取佣金。他們多坐在茶館里，以三寸不爛之舌游說買

家。水客指外地買家，他們坐船來重慶進貨，走水路。

棉紗交易也越來越大，早期主要從英國進口，稱為洋紗。重慶棉紗銷售的區域，是織布業較發達的地區，以成都銷量為最多。同時，重慶棉紗又從成都擴散到川西各縣，如三台、中江、綿陽、德陽等地。戰時因上海“申新”、武漢“裕華”、河南“豫豐”等紗廠遷渝，1942年生產紗、布19萬匹，進口減少。

棉布交易，早期為四川隆昌、榮昌一帶的土布、夏布，開埠後從英國進口洋布。民國《涪陵縣續修涪州志》記載：“鄉村婦女多紡棉花，機房零收，織布曰大布，然業之者少，供不給求。”說的是手工織布產量遠不如機器織布，最終被時代淘汰。

總之，重慶近現代的棉貨交易，離不開千廝門。

水質優良 故事多多

重慶兩江環抱，水資源豐富，但由於是山城，用水問題長期困擾本埠居民。早年除大戶人家擁有水井外，廣大居民無水可取，日常開支必須包括買水錢。嘉陵江水質優於長江，是主要取水點。

挑水工到長江或嘉陵江邊去挑水，爬坡上坎很費力，力資不菲，在清末時，每担水的水價約等於三碗小面或六個鍋盔。相當長一個時期，挑水工在本埠是正兒八經的職業。國畫大師徐悲鴻所作《巴人汲水圖》，描繪的就是抗戰期間挑水工送水的場景。1929年重慶建市後，千廝門行街修建起整齊的石階梯，算是當時比較好的一條通道，挑水工絡繹不絕。

千廝門東面城牆外的石壁下，背靠水西門處，建有一座土地祠。川江灘多浪急，年年都有翻船沉船事故。因此，除川主生辰外，但逢正月十五上元節、七月十五中元節、十月十五下元節，船幫首領要率眾來此祭拜神祇。祭拜時，必宰雞鴨，并用雞血將雞毛粘貼在城牆上。平日裡，即將遠航的船工也要來此燒几炷香，祈求航行順利。

20世紀60年代，長航公司準備在千廝門碼頭修建客運鐵道，直通滄白路。坡道建成，還鋪上了枕木和鐵軌，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停工，未見使用。20世紀80年代，為方便市日雜公司進貨，從千廝門修築起盤山公路，舊城改造時與滄白路相連。1996年朝千隧道通車，嘉陵江畔修建起高架公路，更名為朝千路。千廝門碼頭因貨運停止，由交運集團改為游船碼頭，繼續發揮作用。

（作者單位：重慶史政協文史研究會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）

能吹得響的石海螺

□曾慶福

石海螺所處的山頭叫大貓岩，旁邊比它稍小的山頭叫小貓岩。這裡的“貓”不是貓頭鷹或野貓，而是指老鷹，當地人稱“岩鷹”。以前棲息在岩上的老鷹成群，樹上有鷹巢。因老鷹多，板迂埠的老鼠和蛇越來越少，鷹被看成是當地的守護神。大貓岩山頭位於萬盛青年鎮板迂村與石林鎮星台村交界的山脊，海拔945米，高聳險峻。兩面坡陡，山頂厚約4米、長約60米，然後兩邊傾斜向下形成山坳。小貓岩完全屬於板迂村，山上以松林為主。石海螺邊以前有一棵兩人也不能合抱的青樹，帶路的老人介紹，20世紀70年代生產隊砍來做犁田、耙田的農具，那樹就做了30多個犁把。

關於石海螺的得名，不僅是它吹得響。很久以前，板迂埠大戶人家有位藍姓姑娘，不知怎麼與星台桐子園住的一位石姓窮青年好上了。這位青年的父母便找媒婆到板迂埠藍家說婚。板迂埠多數人家姓藍，藍姓姑娘的父母認為

板迂埠田多土肥，每年生產的糧食自給有餘，遠近的人都羨慕這裡生活富足，怎能把女兒嫁出板迂埠去受窮，便一口回絕了。媒婆知道此地早就有句俗語叫“板迂埠的姑娘——難（藍）說”，就給青年出主意，讓他天天在山頂用螺號對着板迂埠吹，總會把姑娘吹到家。青年照此吩咐，悠揚的鶯聲燕語最終把姑娘吹到了手。藍家心裡雖不滿，也只好認了。從此，板迂埠的人就叫這山頭為石海螺。

20世紀80年代前，板迂埠流傳着歌謠：“石海螺吹得響，響起來心頭慌。哥哥你不要吹，妹妹的心已飛……”土地承包下戶後，有的男子在那裡勞動歇氣時，也去吹着好玩，於是人們打趣說：“石海螺滴滴響，板迂埠都在望。大叔你不要吹，大媽已上山追……”

石海螺，可以吹響的石头，如今還在崖邊與風為伍，似述如初。
（作者供職於萬盛经开区教育局）



嘉陵良港 船工聚集

重慶千廝門建於明代初期，1930年拆除，存在約560年。清代光緒年間張云軒刊刻的《重慶府志全圖》，給我們留下關於它的大量信息。從這張地圖上看，千廝門是一座開門，擁有瓮城，題有“千廝巩固”四字，正門題有“千廝門”三字，而非千廝門。它的東側是水西門，屬於閉門；西側是水碼頭、大碼頭。城門外臨江建有老關廟、小河公所。進入城門朝東方向為順城街，經過炮台巷與朝天門銜接，互為防衛犄角。

千廝門之名取自《詩經·小雅·甫田》：“乃求千廝倉，乃求萬斯箱，黍稷稻粱，農夫之慶。”那是一篇求丰收的祈禱詞，譯成現代漢語的意思是：快快築起谷屯千座，快快造好車馬萬輛。把收穫的谷物全都裝上，農夫們慶祝丰收。

“千廝”二字到了近現代怎麼變成了“千廝”？筆者覺得是形容人來人往，絡繹不絕。廝，在古代漢語指仆從，指互相，指輕視別人的稱呼。《史記卷六九·蘇秦傳》：“廝徒十萬，車六百乘，騎五千匹。”一管之見，僅供參考。

千廝門距城中心較近，嘉陵江常年水流平穩，十分適合船隻停靠裝卸貨物，在重慶因水運而快速發展的年代，這裡除水碼頭、大碼頭外，還有賀家碼頭、當歸碼頭、山坡碼頭，都是泊船良港。

千廝門位於嘉陵江畔，早年人們習稱長江為大河，嘉陵江為小河。到1877年，形成三大航運幫派。以朝天門為界，長江上游的船幫稱上河幫，長江下游的船幫稱下河幫，嘉陵江為小河幫。

木船每隔一段時間需要維修，據《四川內河航運志》記載，1930年左右，重慶修造木船的水木工人約2000人。這些水木工，不少人在千廝門搭棚居住，便於承接業務。

那時，小河順城街的旅店客滿，茶館人滿為患，飯館高朋滿座，酒館人聲鼎沸。出售蔬菜水果的小商販，攤點密密麻，從街上擺設到碼頭邊。川劇草台班子的鑼鼓聲，從上午響到深夜。老市民回憶說：“滿街都是人，走路都打擠。”

1926年6月，盧作孚發起成立民生輪船公司，開始經營重慶到合川的嘉陵江客運貨運，其辦事處和售票處設在小河順城街。其他幾家輪船公司，包括外商輪船公司，也設立了辦事處或售票處。千廝門碼頭停靠了好幾個客運船隻，供客輪停靠載客。從此，千廝門又成為旅客集散地，南來北往的旅客，扶老携幼背包拿傘，來來往往過上過下。

抗戰時期長江中下游失守，航線縮短。國民政府交通部將嘉陵江納入航運重點，開通重慶經合川、南充、閬中、蒼溪到廣元的航線。千廝門碼頭區延長一公里，增設船隻，加